

# 鲁迅经营



胡文洲

出版社

读书、买书、著书，是鲁迅一生乐此不疲始终不渝的事业。为了辅助自己的读书、著书事业，鲁迅先生先后经营过几个出版社，这也可以视作鲁迅先生读书著书的另外一种形式。

最早办的出版社是未名社，它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成员为鲁迅、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开办经费由六人合资，鲁迅出了四百六十元，另五人每人出五十元。未名社成立后，鲁迅主编了《未名丛刊》，主收译文，共收二十三种，鲁迅为支持这一事业，将自己的五种译文也编入丛书，以便引起读书界对此丛书的重视；还编了一套《未名新集》丛书，专收未名社成员的创作，鲁迅的《朝花夕拾》就收在其中。未名社还在鲁迅支持指导下办了《未名》半月刊，发表同人作品，该刊创刊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停刊于一九三〇年四月。鲁迅办未名社，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未名社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活跃文艺，扶持新人，推动翻译与创作。鲁迅在未名社出书六种，从没有提取稿费，显现出他办社的真正目的。

未名社之后，鲁迅又办了朝花社，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底，成员有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和许广平。经费仍靠成员共同投资，每人一股，鲁迅自己一股，并以许广平名义投一股，柔石一股也由鲁迅垫付，实际上鲁迅承担了开办费的五分之三，主要是为了增大出书能力。朝花社出版了《朝华周刊》，由鲁迅与柔石合编，鲁迅设计筹画了该刊的编排格式、刊头图案、插图等。该刊创作、译作兼收。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始，该刊附出《艺苑朝华》画刊，意在介绍外国的艺术，发掘固有的艺术遗产，以便中西融汇，促成新艺术的繁荣。《朝华周刊》出版了二十期，《艺苑朝华》出版了五辑。《朝华周刊》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停刊，六月又出版了《朝花旬刊》，共出了十二期。朝花社还出版了《朝花小集》丛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丛书，前者出版了译作《接吻》，后者出版了两种；还计划出版《北欧文艺丛书》，但没有实现计划。搁浅原因主要是经费，由别人代销的书籍收不回款，结果老本赔光，债务由鲁迅和柔石分担，后来实在无力支撑下去，只好停办，朝花社前后时间不到一年就夭折了。

朝花社关门后，鲁迅并没丧失办出版社出书的信心。一九三一年，鲁迅又办了三闲书屋。这是一个既无编辑部又无出版部也无门市部的出版社，是鲁迅自费印行书籍的一个名义。三闲书屋共出书七种，《毁灭》《铁流》都是以书屋名义出版的，还出版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另外四种是版画集。这七种书，全部由鲁迅亲自编辑、校对，亲自设计装帧，连印刷厂都是自己联系。在《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的广告中，鲁迅谈了自费印书的动机：散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能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介绍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卖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于归根结蒂的上当。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散书屋是讲实在，不讲耍玩意儿。

三闲书屋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出现亏损。可鲁迅就在三闲书屋亏蚀期间，却支持费慎祥办野草书屋。野草书屋每出版一本书，几乎都是由鲁迅垫支印刷费，实质上仍是自费出书的变种。野草书屋出版了瞿秋白译、鲁迅序的《肖伯纳在上海》以及收入《文艺连丛》中的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鲁》。后来文艺连丛移交联华书局出版。

此外，鲁迅还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印发了《木刻纪程》一书；后来又创办了版画丛刊会，同郑振铎共同印行了《北平笈谱》和《十竹斋笈谱》；他还取名诸夏怀霜社，自费精印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出版社的名字就隐含着华夏人民怀念瞿秋白（瞿秋白早年的名字为霜）的意思。

鲁迅先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了文学艺术的繁荣，不惜钱财，自办出版机构，印行了不少有益的书籍，鲁迅这种执着的精神成为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着后世的年轻人。

# 洒落高原的光

安宁

争抢阳光雨露；逢着肥沃良田，就在肥沃良田间蓬勃向上；落在车辙印里，就在车辙印里躲避倾轧。命运裹挟着它们，随意潦草地安置它们，却从未改变它们漫山遍野落地生根，又在秋天的大风中义无反顾奔赴新家园的浪漫基因。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也都是必然。所有不可预测的神秘此刻，都是承载我们命运的河流浩荡途经的必然。这无数的点，组成辽阔的生命的画面。我们行走一生，也无法知晓将在哪里停驻，靠岸，或者抵达。唯一明了的，是所有生命的航程，都从出生开始，在死亡处终结。就像长江从青藏高原出发，最后注入东海；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出发，最终抵达渤海。它们漫长的一生，行经无数的点，冲击出大大小小的湖泊，但从未改变过起点与终点。人的一生，也不过是江河一般，蜿蜒曲折，却又向着死亡浩浩荡荡，勇往无前。

或许，当朋友在酷寒的北国大道上走过，看到厚厚冰层下汨汨涌动的泉水，辽远的天空上空无一物，风席卷了一切，却并未改变大地上的事物，看到山河依然依旧日月依然永恒，看到衰朽的生命行将消亡新鲜的生命蓬勃向上，这个时刻，朋友将会理解我为何选择顺从于命运。理解我为何要一路北上，最终在苍茫的草原上，化为一株大地上日夜流浪的沙蓬草。

就在这座树木稀少、终日大风的边疆城

市，我寻到了灵魂的自由。我可以长久地坐在窗边，沐浴着日光，沉入孤独，又在这块小小的方寸之地上，心骛八极，神游万仞。一切喧哗都被阻挡在窗外，被大风撕扯成无数的碎片，而后化为尘埃。树木在长达半年的冬日里，裸露着枝干，将本质直指天空，那里是同样裸露的空。有时，我会出门走走，避开拥挤的闹市，去阴山脚下听一听树叶从半空簌簌落下的声响，看一看每棵树在古老的时空中如何缓慢地生长。飞鸟与野兽隐匿在山的深处，发出遥远的呼唤。芒草在夕阳下摇曳，冷硬的山石散发出醉人的光泽。我在崎岖的路上走着，或许这样一直走，就可以抵达山后那片永恒的蓝。即便无法抵达，也没有什么，我将在这样的行走中，化为途中的白桦，或油松，或山丹，或格桑，或寂寂无名的野草。生与死，都无人关注，也不需关注。我就这样站立在大地上，安静地度过漫长又短暂的一生。

当我离去，我什么也不带走。我所历经的爱与风景，皆化为饱满的种子。我将像沙蓬草一样在大地上流浪和歌唱，将那些种子，散落在每一寸可以让爱重生的土地上。比如河流，比如沃野，比如山川，比如戈壁，比如森林。而后，我会像一只临终的野兽，在无人的旷野里缓缓停下脚步，化为泥土，消泯于无尽的空。

那时，请不要为我哀伤。我饮下最后一杯茶，对朋友说。



小憩 李海波 摄

# 我的英语老师

朝颜

课堂上提问给我，并且毫不掩饰对我的偏爱，人前人后表扬我，要其他同学以我为榜样。

关于英语，上初中前我完全是一片空白。他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我们发音，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要我们背诵、默写，我全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偶尔他会带来一台录音机，放一小段磁带里的英语录音，我隐约感觉磁带里的读音似乎不像他教我们读的那样，但依然相信老师肯定是对的。况且，我已经习惯了他的声音，无比亲切，无比自信，足以覆盖任何质疑。

很快，全县英语能力选拔赛来了。天荣老师对我寄予了厚望，他认为，我一定被选上，代表学校去县里参赛。然而我稀里糊涂地落选了，被选上的，是他并不看好的另外两个女同学。事情的结果也正如他所料，她们去县城参赛后，毫无收获。

天荣老师满腹不甘。记得落选那天他走进教室，瞥了我一眼，目光锋利得像在刺人，就差狠狠地训我一顿了。他终于逮着机会教训我，是在傍晚的休闲时间。那时，我与几个女同学正围在一张水泥乒乓球桌前，一边你推我搡一边嬉闹个不停。他走过来，似乎不能接受落选的我竟然如此开心，如此没心没肺，疾言厉色地对我说：就知道玩，还天天打乒乓球。接着，顺势弹了我一个脑瓜崩。那脑瓜崩力道很轻，却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遭受到的打击。我顿时懵了，感觉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尊心受到了深深地伤害。

一连几天，我都不敢或故意不正眼看他。我坐在第一排，他上课时习惯捕捉我的目光，期待我举手回答问题，那些天却只看见一颗低垂的头。如今想来，那个脑瓜崩应该是带着父亲般的慈爱与恨铁不成钢的双重意味，而

我的表现，既有发自内心的害怕，也有些微赌气的成分。那些天，他变得更加严厉，甚至情绪阴晴不定，弄得好多同学都小心翼翼，不知所措。其实，我也不知如何是好，难道就这样颓废下去么？一个农村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学，与老师怄气，无疑是自断前路。

我没有想到，天荣老师会为了我安排一场特殊的班会。那天，他神情庄重，领着全班同学来到校园后面的铜钵山山脚下。野外班会的形式，于我们太过新鲜。大家在一片草坪上席地而坐，有些好奇地望着他。他先是分析了学校近几年的升学形势，怎样的成绩才有机会跳出农门，然后讲了几个优秀学子的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中考中胜出，才有可能改写命运。

说着说着，他愈加动情，眼睛里竟噙了泪光。他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握在自己手中，只有靠自己努力去争取。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英语老师，但是几经奋斗，我和他们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这也是一种成功。他是如此掏心掏肺，直接证实了隔壁班同学的说法并非虚构。

我承认，那一刻，我被深深打动，也有点明白校长如此安排老师的用意了。从那天起，我重新开始主动迎上他期待的目光，投入了目标明确的学习之中。三年，无论英语还是其他任何科目，我都不敢懈怠。尽管我们的英语发音依然不那么标准，但是我的考试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接近希望的样子。

1994年，我如愿以偿，完成了命运的纵身一跃。我知道的是，那一年，在那个乡镇中学里，和我一样的幸运儿，只有两位。那两位，也是天荣老师所带的学生。

# 劳动赞歌（外二首）

胡巨勇

是犁耙水响的弹奏声  
 平仄这布谷婉转的啼唱  
 在诗情的田野上  
 把季节的心事拔节

是三尺讲台洗礼心灵的抒情声  
 呼应着粉笔激情的节拍  
 在一双双求知的瞳孔里  
 把园丁的情怀抬高

是流水线上青春绽放的吟哦  
 伴着汗水挥洒的旋律  
 在打卡钟的见证下  
 把时代火红的愿景拉长

这支歌厚重绵长  
 有着脚手架上高升的希望  
 有着炼钢炉里沸腾的梦想  
 韵律是阳光拂过心源的无私

这支歌高亢豪迈  
 穿透岁月无言的沧桑  
 用奉献填词 用勤劳谱曲  
 久久回荡的颂词  
 唱响五月的主题

流水工

栖身于流水线上的一滴流水  
 与行走的输送带  
 作心与路的较量

跋涉于泪与汗之中  
 流水工  
 透过时间的韵脚  
 解读青春

流水工的言行  
 微不足道  
 流水工的名字  
 无人知晓  
 在放牧青春的日子里  
 流水工用感知  
 打探人世的冷暖

打工者

用汗水倾诉  
 用不羁的青春感受  
 故乡的亲情泼洒得开  
 异乡的失意和苦辣也取得  
 敢于栉风沐雨

以岁月作弓  
 用生活作弦  
 几许信念 执着于  
 驰骋的天地  
 似草一样 默默无闻  
 梦扎根于 平凡的  
 打工生涯中

# 霜降（外一首）

西杨庄

寒冷晶莹在树梢  
 枝干上树叶周身  
 包裹着的，是一片透明  
 纯情的爱情宣言，还有  
 喧嚣的声音：被我捧在心上的人  
 我多像深邃的明镜，倒映着你  
 纯情洁白飘然欲飞的情影

听，寒露都被感动了  
 和风一起在梢头啜泣嘤嘤  
 如梦似幻吧，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辽阔大地默然，这温馨的宁静  
 似乎已走进星光闪烁的苍穹  
 尽情享受这美妙的时刻

一粒秋霜的爱情

刚刚从云端飘落的时候  
 就神驰往之无限欢愉，这是  
 奔向自由的节奏，虽是一滴水的化身  
 却勇敢地奔向大地，以为  
 能够给予那广阔的怀抱一丝温情  
 或者，爱的拥抱

覆盖不住一条大河的快乐  
 突突奔流的是连长天都望不尽的源头  
 一把拽住坚守成标本的桥墩  
 这一次，不管不顾  
 是伫望，还是啸叫  
 即便再次融化为桥墩身上的一片湿润  
 那痕迹也在雀跃地炫示